佛與眾生的一致性與差異性—以如來藏三義的六種概念為主要研究課題

林采蓉

政治大學宗教學系碩士

第一節何謂如來藏？

佛教的基本精神即是「實踐」，而支持佛教實踐的諸多理論之一，是可以回溯到《如來藏經》的「佛性」論，[1]藉著九種譬喻說明「一切眾生有如來藏」。如來藏的概念被解釋成，眾生都有真如、法身、佛性，[2] 也因為有這樣清淨的真如、法身、佛性，成為驅使眾生成佛的動力。

如來藏思想所提供的實踐依據，是一切眾生都具備和需要從「所纏眾生」努力達到「出纏佛果」的可能。[3] 因此我們可以說，如來藏思想是「解脫學」（soteriology）的基礎，也就是需要透過實踐與練習，眾生才有可能成佛，這也是如來藏思想的重要特色。

真如、法身、佛性正是所謂「如來藏三義」的概念，也就是說，如來藏可以從三個面向來理解一切眾生有如來藏。當從「真如」的面向來理解如來藏時，表示眾生與佛陀的真如沒有差別，如空遍一切。

當從「佛性」的面向來理解如來藏時，一切眾生皆有清淨的「佛性」，眾生清淨的佛性與佛如來並沒有區別，兩者的差別在於眾生沒有真正去思考、分辨、理解進行實踐達到原來清淨的歷程。如同《寶性論》明確地提到兩種清淨，即：「自性清淨」（prakṛti-prabhāsvara）與「離垢清淨」（vaimalya-viśuddha）。眾生的自性清淨被煩惱覆蓋，一旦開始修行，則有離垢清淨，顯現佛性的可能。

如果從「法身」的面向來理解如來藏時，佛菩薩對於眾生的苦難，也展現在「法身」（dharmakāya）的實際教化，這是因為法身透過色身可以教化眾生，並且法身不忍眾生苦也「不證入涅槃」（無住涅槃、apratiṣṭhita-nirvāṇa）的悲憫心，[4] 也意味著，如來藏思想正是大乘佛教以來「利他心」的重要傳承與開展。

總而言之，如來藏的基本思想也就是代表成佛的可能，它所具有實踐的精神意義，是透過如來藏三義的詮釋來實踐「一切眾生都有如來藏」，而其中的困難在於：我們仍舊要面對的現實是目前的眾生都還不等於佛，因此也產生了「如來藏」思想基本的哲學問題與困難。

第二節理解如來藏思想的基本困難與嘗試的解決辦法

從《如來藏經》、《寶性論》、《華嚴經》都表示「如來智慧在眾生之中，佛與眾生無異」，表示眾生與佛都具有相同的真如、法身、佛性的意思，然而，就著大乘佛教追求的實現目標，我們又不可能說「目前眾生完全是佛如來」。基於上述兩點理由，如來藏思想有其基本的困難：其一、眾生與佛具有「一致性」來成立如來藏思想，其二、還需要考量當前的眾生與佛之間的「差異性」。

要同時回答「一致性」與「差異性」這兩方面的困難，就必須同時考慮「所纏與出纏」的兩個面向，也就是以「所纏、出纏」的角度來解決彼此的相同與相異性。

在此的「一致性」也就是經論透過「如來藏三義」（如來藏的三種想法、三種理由）去解釋各如來藏思想是一件事、是一樣的看法，表示眾生與佛都具有真如、法身、佛性這樣的一致性。

而所謂的「差異性」，則是需要從佛與眾生在「所纏、出纏」的差異處去了解。也就是要探討如來藏三義：真如、法身、佛性的「所纏、出纏」之兩種面向，如此就會有六種概念的劃分：法身、色身、真如、後得智、本性住種姓、習所成種姓，透過如來藏三義的六種概念來進一步討論，我們才能了解佛與眾生的差異性。

第三節學者在「如來藏三義」研究的不足

一、學者在「如來藏三義」的梵文詮釋與研究的不足

當代學者Ruegg、Zimmermann教授透過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藏」比對梵文語法的詮釋差異，掌握「一切眾生有如來藏」的意涵，並從「一切眾生有如來藏」與之相對應的「如來藏三義」：法身、真如、種姓，進一步分析他們之間的差異以及合宜性，並了解「如來藏三義」是一事、二事、還是三事？透過學者的梵文分析，我們應該去了解，是否同時照顧到如來藏思想的基本困難？是否解決「所纏眾生」與「出纏如來」兩者的相同與相異之處。

Ruegg教授把「如來藏」作為兩種梵文的分析，並認為如來藏三義：「法身、真如以及佛性」有各自對應的關係，（1）「有財釋」對應於如來藏三義的「真如」、「佛性」。（2）「依主釋」對應如來藏三義中的「法身」。因此也暗示教授認為如來藏三義之間彼此是「有差別的」，然而教授卻沒有更進一步把梵文文法與三義之間作詳細的解釋。又如Ruegg教授對於「如來藏」的詮釋：

雖然「如來藏」（tathāgatagarbha）據稱無例外地存在於一切有情眾生之中，但另一方面，「佛性」（tathāgatadhatu）不僅存在於一般有情眾生的層次，也顯然存在於「佛性」（buddhahood）本身的層次。這樣的差異，讓「如來藏」與「佛性」不可能在一切教義脈絡中簡單地被視為同一。[5]

根據Ruegg教授對於「如來藏」的看法，認為「佛性」的意涵有兩種層面，這樣的意義使得「如來藏」不可能作為單一的解釋。[6]

Ruegg教授有意把「如來藏」作為「有差異」的解釋，這樣的差別表示「所纏」眾生與「出纏」佛有差異，表示教授有意從「差異性」來解釋如來藏思想。

但是，上述Ruegg把「如來藏」一詞分析為兩種梵文，並且可以對應「如來藏三義」的兩種解釋。我們無法確定Ruegg教授同意「如來藏三義」作為一事的看法，如此看來，一事或三事似乎有歧異性了。

筆者認為，應該如同Zimmermann教授則認為「如來藏」一詞只有單一解釋，即：眾生「包含如來」（containing a tathāgata）。 因此，Zimmermann頃向把如來藏、如來藏三義作為一事的看法，也就是為了解釋「一切眾生有如來藏」的想法。

二、學者對於「如來藏三義」在「出纏、所纏」研究的不足

有關「如來藏三義思想」在學者的討論，絕大部分著重在如來藏三義的「概論式介紹」，並沒有去解決「如來藏思想的基本困難」的問題，也就是沒有以「出纏、所纏」的兩種面向同時來討論其差異性。

因此，小川一乘教授進一步對「如來藏三義」的差異性作說明，他提出六種概念，認為「種姓」（gotra）可以分為兩種：（1）無始以來本性存在的「本性住種性」（prakṛtistha- gotra）；（2）聞思修完成的「種性」（習所成種性 samudānīta- gotra），並且如來藏三義之間的關係為：

第一種種姓獲得第一種「法身」；第二種種姓獲得第二種「色身」（rūpa-kāya）。因此，（1）作為學修智慧資糧的智慧，產生「如實智」（yathāvat-jñāna），也就是法身作為「真如」有兩種清淨（本性清淨與離垢清淨）。（2）作為學修福德資糧此特徵，是產生「如量智」（yāvat-jñāna），表示得到第二種色身的智慧。[7]

從上述的看法，小川一乘教授雖然有意把「如來藏三義」：真如、法身、佛性作一種融合性的比較，也把「如來藏三義」各自又可各劃分為二種情況的比對，即六種概念：（1）二種真如：「如實智」、「如量智」。（2）「二種法身」：「法身」、「說法法身」（色身、rūpa-kāya）概念。（3）「二種種姓」：即「本性住種姓、習所成種姓」（prakṛtistha- gotra、samudānīta-gotra）。[8]

但是小川一乘教授也沒有選擇一種立場去了解「如來藏三義」的六種概念。筆者認為，從考量「所纏與出纏」兩方面的立場，以及區分「有為法、無為法」才能夠真正解決「如來藏思想的基本困難」的問題。也就是「一致性」來說明法身、真如、種性的相同。並比較「所纏」與「出纏」在有為法、無為法的區分，這樣我們才能夠真正掌握六種概念的關係。

三、嘗試的綜合方案：以「所纏、出纏、有為法、無為法」四種面向討論如來藏三義的六種概念

綜合上述學者的分析，Ruegg教授雖然以梵文分析如來藏三義的兩種區分，也有試圖考慮所纏眾生與出纏佛的「差異性」，但是並沒有更多進一步解釋。而在小川一乘教授嘗試性的把「如來藏三義」的六種概念作比較、融合，但是也沒有更多論述性的分析。

換言之，根據先進的研究，並沒有在如來藏三義上，清楚掌握佛與眾生的一致性是什麼？差異性又是什麼？這也是本文想採取「所纏」、「出纏」兩面向來分析三義，並由此產生六種概念，來解決這個一致性和差異性。

以六種概念區分「所纏、出纏」的「二種法身」、「二種真如」、「二種種姓」。這是因為以佛法來說，一切都需要從「所纏」上努力才有「出纏」的可能，我們需要針對六種概念的「所纏、出纏」的討論了解差異性，譬如：「所纏」眾生有本性住種性透過修行能夠被獲得「出纏」的「法身」；習所成種性透過修行能夠被獲得「出纏」的「色身」。

再者，如來藏思想的「差異性」，莫過於《寶性論》的九種譬喻來區分「有為法、無為法」兩種概念。從九種譬喻提到：樹、轉輪聖王則可解釋「習所成種姓」的確是「有為法」，而不僅僅作為地藏、金像、寶像等等「無為法」的解釋。

總而言之，為了說明如來藏思想的「一致性」與「差異性」，筆者認為應該有兩種主張：

1、從「一致性」來說，我們同意如來藏三義是一事的主張，也就是因為如來藏三義仍舊只是為了解釋「一切眾生有如來藏」。

2、從「差異性」來說，《寶性論》明顯區分「有為法」、「無為法」兩種概念，目的是為了解釋如來藏三義的六種概念，本文從「有為法、無為法」的兩種立場同時比較六種概念來了解「所纏眾生」與「出纏的佛」之差異，透過這樣的方式，我們才可以更加清楚如來藏思想的真正想法。

結論

本文試圖解釋如來藏三義的概念，提供一種解脫學的參考方向。

如來藏是從三種面向來解釋「一切眾生有如來藏」，這三個面向即「如來藏三義」：法身、真如、種姓。又各自區分兩種概念，(1)法身：法身、色身。(2)真如：真如＋真如智、後得智。(3)種姓：本性住種姓、習所成種姓。換言之，如來藏三義就有六種概念。

然而，《寶性論》的九種譬喻明顯區分「有為法」、「無為法」，因此，還需要去比對「有為法」（現象界）與「無為法」（非現象界）在「所纏眾生」與「出纏的佛」的差別。

總述之，本文試圖了解佛與眾生在「差異性的『一致性』」與「一致性的『差異性』」。其一，「差異性的『一致性』」來說，是為了對如來藏三種說法同整更全面的說法，也就是提供如來藏思想的解脫學（soteriology）之整體脈絡與演示的可能。筆者認為，所謂的「一致性」在《寶性論》為主的如來藏思想的解脫學（soteriology）是一種循環過程，而非單向從眾生到佛的解脫學。所以，成佛不是終點，因為佛還是需要教化眾生。

其二，「一致性的『差異性』」在於，真如顯現的差別、法身纏位的差別與薰習差別（能力差別）。

---

1 「佛性」的梵文，現今學者多採用「佛界」（buddha-dhātu）、「佛種姓」（buddha-gotra）。參考耿晴教授，〈「佛性」與「佛姓」概念的混淆：以《佛性論》與《大乘起信論》為中心〉，頁70。

2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卷三〈一切眾生有如來藏品〉：「如向所說，一切眾生有如來藏，彼依何義故，如是說偈言：『佛法身遍滿、真如無差別、皆實有佛性、是故說常有。』」（《大正藏》第三十一冊，頁八二八，上）。

3 參見 David Seyfort. Ruegg, Buddha-nat-ure，頁 19。

4 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卷三〈一切眾生有如來藏品〉：「何以故，以諸菩薩見世間涅槃道平等故，以不住涅槃心故，以世間法不能染故，而修行世間行堅固慈悲涅槃心故，以善住根本清淨法中故。」（《大正藏》第三十一冊，頁八二九，上）。

5 Ruegg,David Seyfort. *Buddha-nature*,p. 19.

6 Ruegg 教授有意把「佛性」區分兩種意義，“tathāgata-dhātu”表示「原因義的佛性」或者成佛的原因與“buddhahood” 表示「結果義的佛性」或者成佛的結果。這樣的兩種佛性在《寶性論》並沒有這樣明顯的區分。有關「原因義的佛性」、「結果義的佛性」參考耿晴教授認為從《大般涅槃經》一直到《佛性論》再到《大乘起信論》關於「佛性」的問題，「佛性」可能是分歧的或者兼容的「原因義」或「結果義」，「佛性」在不同經論有不同詮釋與轉變。參見〈「佛性」與「佛姓」概念的混淆：以《佛性論》與《大乘起信論》為中心〉，頁 69-93。

7 參見小川一乘教授，《佛性思想》，頁 35-45。

8 有關小川一乘教授根據《寶性論》提出「本性住種姓得法身、習所成種姓得色身」的想法，將會另文討論。